

父母關係敏感症

這是精神科社工帶來的一個個案，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人，說是思覺失調，不能容忍別人咳嗽，也不接受別人發笑；他說這些聲音令他心中發悶，讓他失控。因此家中各人都小心翼翼，不敢咳嗽，也不敢發笑，生怕刺激了他；當然他不能出門，終日呆在家中做病人。

這青年還有一個弟弟，比他小不了幾歲；兩人樣子很像，只是哥哥面色蒼白，弟弟卻長得黑實。爸爸一坐下就說，希望大兒子不要關在家中，出去做事也好，做義工也好，就是不要呆著不動。大兒子卻說：「我身體有病，不能做事。」

這種對話，很難說得下去。我問大兒子：「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？」

他答：「不知道怎樣介紹！」

我說：「那麼說說你自己的故事吧！」

他倒是很認真地從頭說起：「我念四年級的時候，全家搬出日本，本來念的是國民小學，爸爸卻一定要我轉到日本學校，我不想去，哭著求他，他就是不聽，一定要我去！」

母親也搭口，她說：「當時他天天在哭，晚上睡覺也藏在被子裡哭，我跟他爸爸說過這件事，他仍然非要他轉學不可。」

父親解釋說：「因為日本學校比中國學校功課輕鬆，我想減輕他的負擔而已。」

大兒子向他怒吼：「那你為什麼不問問我是否願意？你為什麼不能尊重別人的意見？」

大兒子口中的「別人」，很快就牽涉到母親，原來孩子埋怨父親不但不尊重他，也不尊重母親！

在一旁觀察的弟弟覺得很好奇，他說他當時也被迫轉學，就是沒有那麼大的反應。不過他一直都知道，哥哥很為母親抱不平，因為父母親之間，實在十分疏離，父親趕快說：「現在都改變了，我已經作了很大的改變！」

哥哥說：「那是因為我病了！」

我說：「那麼你的病就太有威力了，怎能隨便放棄？」

但是他們繼續爭辯，沒有人回應我。

父親仍然為自己辯護，堅持自己有所改變；兒子則認為他改變得不夠，舉出種種反駁的例子。

我等他們爭辯了一回，又再提出我的問題：「你們聽到哥哥剛剛說的話嗎？」

他們一時愕然，無法回答。父親拿起他的小冊子，細心查閱，原來他一直把我們的對話紀錄下來，找了一回，竟然找到我指的那一句話：「他說是因為他的病！」

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這句話的含意，但是父親顯然在努力地為兒子的問題找尋答案。只是像很多愛面子的男人，他不肯認輸。兩個兒子都看穿父母間的矛盾，他就是不承認。但是他越不承認，大兒子就越不放過他。

這些父子之爭，往往都在背後牽涉著母親。女人一直沒有顯著的表白，她老說自己並不想這樣，也不清楚她是不想看到父子失和，還是不想在這時談論這個話題。她是個溫婉的女士，楚楚可憐的模樣，坐在丈夫與大兒子中間，角色並不鮮明。

一個小女人對著家中三個大男人，其中一人患有精神病，場面十分微妙。

既然大兒子由小時被迫轉學說起，我便問母親當時怎樣處理；這一問，立即就牽起夫妻之間的矛盾。由起初「我聽從他便是」到「誰也無法說得過他」，以至於最後「孩子不聽話，他便罵我管教不好」；母親也由避免衝突，到提出投訴，兩個兒子都專心聆聽。並不是他們沒有聽過這個故事，只是每次重述這個故事，大兒子都會站在母親的一方，小兒子好像比較客觀，也認為父親對母親不夠呵護。處於三對一的情況下，父親百詞莫辯，處處佔下風。

他說：「我以前也許是暴躁一點，現在已經不是這樣，已經有改變，你問她是不是？」

小兒子說：「現在是有點改變！」

大兒子卻說：「改變得不夠！」

大兒子肯定，在家中母親是弱者，父親是蠻不講理的強者。

留心一看，母親面上真的帶著一股落寞，不像一個幸福的女人。父親卻說：「不是的，不是這樣的！你們的母親是個很樂觀的人。」

大兒子看得很不以為然，我卻有點同情父親。他不是一個不顧家的人，像很多在外面搏殺的男人，把家交給妻子打理，當孩子出現一些問題，最善用的方式就是罵老婆。這些惡言惡語可能只是內心焦急的反應，但是妻子即使不作聲，並不等於心中沒有苦惱，孩子看在眼里，很自然地就會挺身而出。父親不能理解這種惡性循環，只怪兒子無禮，又怪妻子無能。只是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比他要高出半個頭，再也不可能再用權威鎮壓，只有乖乖地收斂起來；只是此時他那惡人的形象已經形成，很難翻身，怎樣做也不成，十分無助。

他說：「我已經改變了很多，是他們沒有改變吧了！」

他說得不錯，妻子有兒子撐腰，甚至無需為自己抗辯。她承認大兒子與自己最貼心，孩子自小就習慣與母親聯盟，對抗父親。連弟弟都知道哥哥一定站在母親的一邊，青年人的身份，也一下子就由精神病患者變成母親的護衛。

青年人有點迷惑，他說：「我的病是基因問題。」

我問：「你家中還有人也有這病嗎？」

他說：「沒有！只是書上是這樣說。當然也有後天的因素！」

我看這青年人十分討人喜歡，對他說：「我看過很多卡在父母矛盾中的青年人，這些在鐵三角中無法分開的孩子，也會發病！」

他說：「我是一個十分敏感的人，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！」

他說得不錯，在整個會談中，每當父母親交談時，他都全情投入，父親說：「我與我妻子的關係如何，關孩子什麼事？」

問題就在這裡：應該是不關孩子的事，卻變成大兒子的事。父親不知道一個重要的家庭定律；如果你對妻子不好，你的兒子也不會對你好，因為他必然為母親出氣！

父親抗議：「我並沒有對她不好，又沒有家庭暴力，又沒有不良嗜好！」

我笑他說：「那也沒有用，要妻子說了才算！」

而很多被診斷為精神病的青年人，他們所患上的，其實是「父母關係敏感症」！弟弟對父母關係沒有哥哥那麼敏感，在情緒上保持一定的距離，就可免疫。

青年人問：「那我應該怎麼辦？」

我說：「如果對花粉敏感，你會怎樣做？」

他說：「要離得多遠就多遠！」

我很高興，自己發明了一個新病症。